

# 有洞必攢

## 毛澤東幾度夕陽紅

### 江青艷史之十二

● 劉昌博

#### 谷倉舞會軍民同樂

江青從南泥灣回到延安，「害喜」臥床兩個星期，由於，毛澤東的自我節制，她定時服食醫師開的安胎藥，又經保姆小景的細心照顧，胎位恢復正常，精神就好起來。於是，靜極思動，她想出外走動，舒展一下僵硬的筋骨。

毛澤東接受江青的建議：為調劑延安緊張而枯燥的生活，每個週末的夜晚，只要不下雨，都要舉辦谷倉舞會，是在空曠的地塢上舉行，黨政軍要員有空暇的都來參加，以示軍民同樂，含有聯誼性質。「秧歌舞」是最具代表性的大眾化舞蹈，舞步簡單，進三步退兩步，生動活潑，既豪放又粗獷，深受一般農村勞動人民的歡迎。因江青的倡導，風靡一時，有人說這是她早期對陝北農村所作的「偉大貢獻」。

一個美好的週末晚上，藍天無雲，碧空如洗，一輪皎潔明月斜掛夜空。江青挺著微凸的肚子，由保姆小景陪護，來到地塢上參觀谷倉舞會。音樂聲響徹雲霄，一會兒熱情，一會兒感傷，一會兒亢，一會兒低沉。樂隊是中西樂器拼湊起

來的大拼盤，演奏者是臨時找來的志願人員，有中國胡琴，英國口琴，美國提琴，廣東式的古箏，台灣式的嗩吶，陝西式的農村班卓琴，還有已故傳教士留下的腳踏風琴。

跳舞的群眾，像在趕廟會般的嘈雜和熱鬧，在高低不平的地塢上，大家盡興地亂跳一通，有扭秧歌舞的，有跳土風舞的，有跳方塊舞的，每個人皆穿著布拖鞋或幾根帶子的涼鞋，緊摟著異性舞伴扭動，似乎不太注意音樂的節拍。但不時有人踩進小坑洞，摔了一大跤。

江青看了直搖頭，回到寓邸叫毛澤東下手令，派士兵填平舞會場地上的坑洞，鋪上三合混凝土。開舞會時，在周圍的樹枝上綴掛紅、綠、黃、紅的彩紙，遮掩住照明的燭光，增添了不少羅曼蒂克的情調。

場地佈置妥當，江青伴著毛澤東來參加，小景陪護同往。那個晚上，周恩來和朱德帶了幾位俄國顧問趕來共襄盛舉，使舞會顯得十分熱鬧。

#### 用腳交際聯絡情誼

毛澤東穿白襯衫，黑褲子，嘴裡含著烟捲，

臉上掛著笑容。江青著延安婦女穿的大肥衣褲，為展現她的腰肢，特在腰間束上一條腰帶；但，微凸的肚子，束緊了腰帶也小不下來。惟小景姑娘雖不繫腰帶，於有意無意間扭動時，仍看得出她裹在臃腫衣衫內的是一具姣好的胴體，比江青更窈窕，更富有青春美。

樹底下有三個姑娘，江青快步走過去，拉住其中一個的胳膊，帶她到毛澤東面前。這位小姑娘羞怯地說：「主席，請和我跳舞。」她的小髮辮在燭光中閃亮，但，她的臉蛋和身段，卻是最遜色的一個，跟小景是無法比擬的。她們都是延安國際和平醫院的護士，經過挑選找來的臨時伴舞者。

樂隊演奏「藍色的多瑙河」毛澤東換了舞伴，他有每跳完一支舞曲就換一個舞伴的習慣，他的舞跳得不好，彷彿在進行體育鍛鍊。但，小護士只好耐心陪著他，像拖一輛笨重的黃包車，累得要流汗喘氣，仍須裝出笑臉。

江青趁樂曲響起，走到周恩來身邊，機敏的周恩來只好站起來邀她共舞。他的舞跳得特別好，既輕快又優美，絲毫不比也二十五斤重的王五

留學時的舞技遜色。江青和他跳鄉村的谷倉舞，比拖拉毛澤東這輛笨重的黃包車，輕快舒爽多了。

顧名思義，交際舞是一種社交活動；參加這種性質的舞會，就是「用腳去交際」。所以，江青在舞會中為盡量做好一個政治人物的妻子，她喜歡和朱德、林彪、劉少奇、彭德懷、劉伯誠、鄧小平及俄國顧問等要員輪番跳舞，來聯絡情誼，提高自己的身價。當然，她的舞技是一流的，雖懷有身孕，仍能跳慢節奏的舞曲。

毛澤東不喜歡也不愛跳快節奏的探戈、森巴、倫巴及吉托巴等輕快活潑的舞曲，他只跳緩慢而容易跳的勃露斯及慢節拍的華爾滋。當慢四步的勃露斯樂曲響起，江青用銳利的目光掃視全場的腰肢，與其說是在跳舞，毋寧說是緊抱著小保姆的腰肢，與其說是在跳舞，毋寧說是緊抱著對方的腰肢。江青知道毛澤東的老毛病，在舞會中不喜歡找老女人伴舞，只高興摟抱年輕漂亮的小姑娘扭動，欣賞與享受對方的青春美麗及煥發的生命力。

在舞會中，男女相擁而舞，最多彼此吃一點「豆腐」，做不出什麼大不了的勾當。因此，江青喜歡給丈夫一點自由，也希望毛澤東給她一點自由，彼此找喜歡的舞伴共舞，相互在美妙的旋律中自由在地陶醉一下。

### 小景伴舞有好戲瞧

幾支舞曲後，毛澤東改變了以往每支舞曲都換舞伴的習慣，居然撇下另三個小護士，只和小

景粘舞在一起。因小景在毛澤東寓邸已住了一個多月，她不怕生，不羞怯，像小鳥般投入懷中，胸前兩個脹挺得恍如圓球般的乳房，緊貼在他的胸膛擦來撞去，搞得他心猿意馬，神魂飄蕩，尤其她的腮頰緊靠在他的肩頸上，親暱而熱酥。

「小景！妳今年幾歲了？」  
「報告主席！我今年剛滿十九歲！」小景嗲聲的回答。

「妳不但人漂亮，也很聰明、伶俐、舞跳得也很好！我很喜歡跟妳在……一起。」毛澤東以濃濃的湖南話結結巴巴地說。

「主席！你喜歡跟我在一起做什麼？」小景沒聽清楚，有意問個明白。

「……喜歡妳跟我……在一起聊天，不！跳舞。」毛澤東曖昧地挑逗說：「跟妳在一起做什麼我都喜歡！」

「主席！只要你喜歡，命令我做什麼事情？我都會服從的。」小景低沉地說：「就怕惹你夫人惱火，啊！她走過來了，快別摟我太緊了！」  
江青畢竟懷有身孕，跟周恩來、朱德、林彪等跳了幾支舞後，有些疲倦，過來找毛澤東，才打斷了他和小景間的私語。

以後的週末舞會，江青因肚皮膨脹，很少參加，而毛澤東卻常帶小景伴舞。於是，林彪的妻子葉群對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說：「我們的主席被這名小保姆迷住了！咱們以後可有好戲瞧了！」

「好戲」往往不會馬上開鑼的，因為，對日抗戰起了新的變化。

### 咬牙切齒忍下怨氣

國府大軍於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從武漢撤退之後，日軍沒有朝西向四川積極進攻，改採誘降和勸降策略。這時，中共第八路軍在敵後各戰場迅速擴展，其游擊武力由原來的七、八萬人，於兩年間擴增至二十萬人以上。

國府鑒於日軍的壓力減輕，乃逐漸重視中共在敵後武力的驚人擴展；乃於民國廿八年初制定了「防止異黨活動辦法」及實施「異黨問題處理辦法」，開始掀起抗戰後第一次反共高潮，在華北各地國府軍和八路軍之間不斷發生衝突。

國府逐漸加緊對中共陝甘寧邊區和各地游擊隊根據地進行經濟封鎖，並停止核發八路軍的薪餉，彈藥及裝備等。日軍為鞏固佔領區後方的秩序，也對中共各地游擊根據地進行「掃蕩」，實行「三光政策」。

由於，遭到雙重武力的夾擊，毛澤東的處境，可謂焦頭爛額，險象環生。他在此危如累卵的日子，只得召集黨中央和軍委會領導幹部工作會議，以應付此一緊急的變局。江青為了「待產」毛澤東為了「應變」，兩人不得不分房睡覺，避免相互干擾。

江青和毛澤東「分房」後，晚上經常失眠，雖服食安眠藥丸，有時仍不見效。她每晚獨眠床上，輾轉反側，思潮起伏，不知怎麼的，耳鳴心跳，很難閉上眼睛。她愈想愈覺得不對勁。

因為，她曉得毛澤東有一個奇怪的「毛病」，碰到有疑難的重大事情要處理前，或遭遇重大

困境時，總是心神不定，肝火上升，脾氣焦燥極了；喝涼茶，服鎮靜劑也不管用。惟一的特效藥，就是在女人的身上發洩一次，因此毛澤東對於女人，不論傭人、護士、少女、少婦，不分長幼尊卑，祇需要發洩時，照單全收，真是有洞必攢，無孔不入。這個老色魔到了晚年，仍然強烈的有性的需要，可說是：「山迴路不轉，幾度夕陽紅」。祇要毛某和女人上床過後便會心情愉快，神志清爽，很快想出許多鬼點子，去渡過難關。對於毛澤東的嗜色如命，彭德懷曾在周恩來、鄧小平等人面前嘲諷說：「毛主席玩女人的蠻悍勁跟咱們打游擊戰如出一轍，趁虛而入，有洞必攢，倘若碰到一個處女的話，鬥志高昂，血戰終宵，管她幾度夕陽紅，直搗黃龍，精疲力竭而後已。」毛澤東的處境壞透了，但他卻不緊張、不焦燥、氣定神閒地處理軍政要務。江青猜不透是什麼神奇力量，使他談笑用兵，臨危不亂。

江青於午夜失眠之際，為明瞭究竟，披上衣衫跨出房門，輕悄悄地來到毛澤東的臥房，房門緊閉，但卻有男女調笑的淫嫵聲傳出。她從門縫裡窺視，赫然發現毛澤東和一名年輕女子在被窩裡翻滾，棉被像波浪般起伏，蚊帳在搖晃，雙入木床在震盪，還發出吱吱的響聲。江青定睛看去，壓在毛澤東胸體下面的少女，正是她的小保姆小景，在給毛澤東「退火」。

眼前的情景，使她忿惱萬分，很想破門而入，抓住這對奸夫淫婦，大興問罪之師。她繼而一想在這個戀奸情熱的節骨眼上，莽闖不得；這樣會使毛澤東惱羞成怒，翻起臉來，叫小景佔去便

宜，吃虧的是她。她想起六年前在北平，無意中撞破她第二任丈夫俞啟威和情婦張春敏的姦情，結果她跟丈夫鬧翻了，演成既墜胎又離婚的悲劇。兩年半前，毛澤東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，闖進臥室，當場捉住毛澤東和情婦吳廣惠幽會的姦情，結果，毛澤東跟賀子珍反目成仇，而今遠赴蘇俄療養，臥病莫斯科，以致她才有機會趁虛而入，好不容易身懷「龍種」，坐上中共延安王朝第一夫人的寶座。

### 江青不是省油的燈

如今，她倘若破門進房，當場捉姦；毛澤東羞憤交加，賀子珍的慘慘遭遇，殷鑑不遠，她豈可重蹈覆轍？何況她有孕在身，再過三個月就快分娩了。江青噙著淚水，忍下這口怨氣，既怨毛澤東荒淫無狀，更恨小景這狐狸精，人小鬼大勾引她丈夫。她懷忿地回到自己房中，咬牙切齒地發誓：「妳這不要臉的小淫婦，想爬到我頭上來！此仇不報，怎消得了我心頭的怨氣！」

那晚的後半夜，她不曾一刻闔眼，熱淚浸濕了枕頭；傷心她高傲的自尊心受到傷害，痛心毛澤東是個大色狼，趁她懷孕待產，在同一個窩洞內，背著她去「偷腥」，幹出色膽包天，無情無義的勾當。後來，她抹乾了眼淚狠狠地自語：「嗯！有朝一日我要報復，不給你戴上百十頂綠帽子，我是狗娘養的！」

第二天，江青裝著沒事的樣子，她向毛澤東建議：「我的身體很好，不必要保姆侍候，小景很能幹，可調她到別個高幹家服務，以減少人才浪費。」

「妳的預產期快到了，沒有保姆侍候，我怎能放心？」毛澤東就是不肯把小景調走，一再表示是為了她，才將小景調來的，江青心恨這個老狐狸真狡猾，明明是他晚上要小景「侍候」偏說是關心她。

江青不是省油的燈，她趁出外散步之便，到延安草藥店買此草藥回來，其中有一種叫「巴豆」的草藥，這是一種強烈的瀉藥，也是農村婦女常用的墮胎藥，她耐心地等待時機下手。

一天，江青對小景說，近日心煩氣燥，想吃些消痰化氣，清涼祛火的中藥。小景到中藥店找中醫師處方，買來幾種草藥，不外陳皮、菊花、甘草及金銀花之類的，抓回來煎給江青吃。

誰知，江青服食後，腹痛如絞，上吐下瀉，臉色鐵青，渾身癱軟，忙叫救護車送往醫院急救，經醫師們診斷是藥物中毒，趕緊洗腸灌救，服藥安胎。但江青仍情況險惡，昏迷不醒，近乎彌留狀態。

醫師們向守在屋內的毛澤東請示，照當時的情況研判，很難母子均安，必須直系家屬的毛澤東作一選擇，是去子留母？或是去母留子？如不當機立斷，母子兩命皆會不保。

毛澤東熟讀史籍雜書，深知古代帝王為了綿延後代，保育「龍種」，幾乎都是「去母留子」。尤其在滿清王朝的王公大臣，納漢人美女為侍妾，俟其懷孕生子後，常是殺母留子，故皇族家庭不斷有此悲劇上演。

於是，毛澤東斷然作出決定，指示醫師盡力挽救江青的性命，當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時，不妨去母留子。

因為，毛澤東認為古代帝王可以擁有後宮佳麗成百上千；但是，男人的精力有限，無法獲得百子千孫。有了權勢，隨時可以討得妻妾，卻不能照自己的意思隨時獲得麟兒鳳女，足見妻妾易求，子女難得，子女比妻妾重要。舊人去了，可以很快迎娶新人進門，生兒育女。

毛澤東在嘴巴上常講：「人多好辦事」；因為，人多才熟，人多才可打「人海戰術」，人多才可「以鄉村包圍城市」。他的第一任妻子李氏（有的說是陶氏名叫素英）沒有留下一子半女。第二任妻子楊開慧的肚子很爭氣，給他生下毛岸英、毛岸青及毛岸龍三個兒子；在「長征」的戰亂中，毛岸龍走失了，下落不明。第三任妻子賀子珍，給他生下一男一女，男孩很早就夭折了，女兒即後來的李敏。在當時，毛澤東只有兩男一女；一向盼望「三多」——多福、多壽、多男子的他，真希望江青給他生一個兒子。詎料，江青病況垂危，他只有狠心「去母留子」了。

醫師們正準備動手術，以犧牲母親做代價，破腹取出嬰兒，誰知，江青命大，在此緊要關頭，居然甦醒過來，保住了一條小命，且給毛澤東生下一個女兒，他雖不太滿意，但有總比沒有的好。

## 要詐術拔掉眼中釘

江青既是藥物中毒，幾乎丟掉了母女兩條性命，毛澤東下令追查中毒原因。江青說出是小景上衙抓的藥，也是小景煎的藥，以她的嫌疑最重，警衛員到小景臥室又查出一包瀉藥「巴豆」，罪証確鑿，顯然是小景存心要毒害江青母女的。

毛澤東信以為真，異常惱火，叫警衛員押來小景，當眾責罵她「……妳怎麼如此的蛇蠍心腸，下毒害人，差點兒一屍二命，說不定哪天妳也可如此對待我……」。小景聲淚俱下的苦苦哭訴是冤枉的。但，江青厲聲地說：「罪証齊全，妳還要狡賴，說不定妳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，今天想毒死我，明天就可能毒死毛主席，在重慶的蔣介石不發一槍一彈，就消滅了共產黨，真是個狠毒的如意算盤。咱們怎能留下這股可怕的間諜在身邊！」

江青的意思是要毛澤東槍斃小景，以絕後患。毛澤東念及昨晚還和她相擁而眠，繾綣床榻，怎麼今天就變成「國特」？狠不起心腸馬上把她處死。有位情治人員建議：不如詳加審詢，應把其他同謀人員揪出來，一併處置。這樣才暫時保住小景的性命。

可是，小景滿腹冤屈，今兒莫名其妙地成了階下囚，愈想愈心寒。那晚趁警備人員不注意，她偷偷下鳳凰山坡，跳入一延河，欲了此一生，以避免再受拷打審詢之苦。誰知竟被跟踪而至的伙仗吳清雲救起。因吳清雲不相信小景會用藥物毒害他人，他深知江青險詐；毛澤東在家宴請軍政要員，明明是在廚房燒菜，她偏說是她一人下廚的成果。吳清雲同情小景的遭遇，所以暗中救了她，他相信小景是無辜的，懷疑這是江青的

苦肉計。

毛澤東也不太相信小景有膽量毒害江青，經吳清雲及警衛員等求情，他決定將小景逐出寓邸，調往西安八路軍招待所服勤。江青堅決反對此舉，她心中認為西安距離太近，毛澤東隨時可召她回延安或在中途站洛川幽會，難免舊情復燃。最後是把小景派往千里外的大別山游擊基地，吳清雲不願長久在寓邸聽江青頓使氣指，於紅色「宮廷」內的權力鬥爭下討生活。他請求和小景一同到前線打游擊，真正做一個從軍打仗的軍人，而不是一個架鍋造飯的伙仗。

他倆像充軍的囚犯，歷經艱險，長途跋涉抵達山西大別山基地，編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，師長是劉伯承，副師長是徐向前，鄧小平是政治委員。由於，鄧小平在延安毛澤東寓邸玩橋牌認識他們，遂將小景編到師部野戰醫院做護士，原擬留下吳清雲在師部做廚師；但，吳清雲要求擔任戰鬥兵。

抗日戰爭勝利後，他倆隨軍轉戰，第一二九師擴編為中共第二野戰軍；小景積功升為副院長，吳清雲積功升為營長，兩人皆官拜中校。報請軍部核准，結為愛人同志，鄧小平親往道賀。

誰知在民國五十四年（一九六五年）後，江青發起「文化大革命」，把劉少奇和鄧小平拉下馬來，小景和吳清雲遭到江青唆使的紅衛兵展開無情的「批鬥」；小景被打入「牛棚」，誣陷她是「國特」，終過一年多折磨，終至含冤而死。吳清雲下放「勞改」，直到「四人幫」垮台，幸得鄧小平給予「平反」回家。後來以「個體戶」

身分，在成都開一家小川菜館，生意頗為興隆。不幸於三年前（一九九一年）病逝，享年七十三歲。四年前，筆者返四川探親，曾在他所開餐館用餐多次，彼此十分投契，江青生前許多穢史軼聞，多是他口述傳出來的，可信度自是很高。

江青生下女兒後，更穩住了她在毛澤東身邊的地位，也使延安的中共高級領導們刮目相看，她懷中抱著的孩子比黨中央的百十條決議還有說服力。今後，誰也無從否定她是毛澤東愛人同志的身分。

江青暗中使詐趕走了小景，拔掉了眼中釘，她對自己的機智與膽識，感到自豪。但，令她大惑不解的，當時她只喝下一小湯匙「巴豆」，怎麼藥性如此強烈，弄得假戲真做，幾乎斷送她母女兩條性命。她仔細回想，原來在喝「巴豆」前，不該服安眠藥，更不該喝下一大杯高粱酒壯膽；結果，因純酒進肚，使腹內兩種藥物快速溶解揮發，以致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就是有這可怕的險惡狀況，才使毛澤東深信是小景蓄意加害，她的陰謀方能順利得逞，心中暗自慶幸不已。

## 女兒取名音似前夫

在咱們中國，給孩子取名字是件大事，照一般習俗和慣例，孩子應從父姓才對。可是，江青所生女兒卻從母姓，不姓毛而姓李，這是很不尋常的。探究原委，毛澤東有重男輕女觀念，楊開慧給他生下的三個男孩皆姓毛，名叫岸英、岸青和岸龍。賀子珍給他生的女兒，卻從母姓，名叫賀敏。

另一原因，是中國自古戰亂頻仍，骨肉離散的事例，比比皆是。楊開慧給他生下的幼子毛岸龍，在戰火中走失，不知流落何方？那時，毛澤東無從預知對日抗戰要打到哪一年？更不曉得他和國民黨爭奪政權的內戰，要打多久？兩個戰爭都是殘酷的，誰勝誰負，王寇難分。假如有一天他失敗了，親生女兒落入敵人手中，其悲慘的遭遇，可想而知。

因此，毛澤東堅持女兒從母姓，取個單名叫李訥。這個「訥」字有多層含義，是毛澤東從「論語」一書中找來的，孔夫子曾經說過：「君子慎于言而敏于行」。他暗嫌江青在家中像「雞婆」一樣，嘰哩叭啦，話太多，要江青的頭一個女兒「慎于言」，最好真靜嫻淑，沉默寡言，不要像她母親那般輕浮放蕩。孔子在「論語」中又說：「剛毅木訥近乎仁」；意即希望他的女兒長大成人後，有剛毅的性格，懂得「沉默是金」的道理。同時，毛澤東警示江青，待人要寬厚，愛人而不存私心，尤不可做出不仁不義之事，像對待小景那樣。後來他又將賀子珍所生女兒改姓，既不從父姓也不從母姓，而跟江青姓李，單名敏，是要她「敏于行」。

李訥、李敏的名字不但同孔夫子有關係，還跟江青的戀愛史有關聯。因為，李訥的名字跟江青第三任丈夫唐納的「納」同音，以後江青嫌「木訥」的訥字，是指說話遲鈍的樣子，跟她伶俐的口齒，機敏的性格不合，兼為懷念她的前夫，乾脆改為「李訥」，更不欲「……木訥近乎仁」。至於李敏的「敏」字，復跟江青在上海同居的

性伴侶章泯的「泯」字同音。她每呼喚兩個女兒的名字，無異在變相呼喊以前的兩個「情夫」。

## 恢復藍蘋時代個性

小景被趕走後，毛澤東有苦說不出；江青則是滿心竊喜。她出院後，自然要找新保姆照顧孩子，毛澤東希望江青自己喂奶，仍然找一個年輕女孩子做保姆，江青則堅持只找一個奶媽，不再請小保姆侍候，她選來選去最後只挑了一個有麻臉的醜女人做奶媽。當然，毛澤東心知肚明，小景被逐事件，是江青設計誣陷的；但，佳人已遠去，惟有空留餘恨。

江青爲了毛澤東內心的落寞，她滿月後就積極參加週末的谷倉舞會，但她像防賊一樣儘量阻止毛澤東跟未婚的年輕女孩子跳舞，而由她自己來拖這輛笨重的「黃包車」。舞會的規模愈辦愈大，成爲延安高幹們惟一的娛樂，一些想巴結毛澤東的人，都去學跳舞，「秧歌舞」風靡一時。

那時，國民黨在重慶辦的中央日報上，有一篇評論延安谷倉舞會的文章說：「……自從電影明星藍蘋嫁了毛主席，共產黨堡壘裡過去沉闷單調的生活發生很大的變化，資產階級的跳舞、封建主義的地方戲、好萊塢的情歌，都湧進了延安……。」在文章中提出質疑，這些歌舞在過去是排斥的，而今卻大力倡導，是政策在改變嘛？抑或是這些東西對嗷嗷待哺的勞苦人民有幫助嘛？對基層的幹部「恢復革命鬥志」有影響嘛？

於是，有些人預測江青會改變毛澤東，甚而改變共產黨的面貌；且取信這種改變是「負面」

的，可能促使共產黨的本質像江青的私生活一般，日漸趨於腐化；跟當時的重慶，過去的上海沒有區別。

江青生了孩子後，在延安的地位改變了，她在毛澤東身邊，不再沉默寡言，有時就趾高氣揚起來，發表她自己的意見。除了週末跳舞，學會毛澤東的抽烟嗜好，遇到不如意的事，放聲大笑，轉過頭去，或者是緊皺眉頭。看來，她在上海藍鬚時代的個性又恢復了，變得更執拗，不再拘謹，她相信她已經有了一定的地位。

她的臥室開始佈置起來，牆壁粉刷成淺藍色。充滿了濃郁的女人味，她哪怕是穿起一件普通的襯衫，也必先慰燙一番，顯出派頭十足的样子。她耽心產後發胖，熱愛騎馬運動，常騎著一匹高頭大馬，裝備講究，後面有四人跟著，人們開始注意到，江青在開始推翻「延安的簡陋風俗」。

### 一株嬌艷的野玫瑰

有一天，在中國住了五十多年的紐西蘭傳教士路易·艾黎，在延安城外路邊跪著看宋代的碑文。他忽見一個女孩子騎著一頭白馬飛馳過來，快如閃電，使他感到十分緊張，耽心馬蹄踏到他的頭。他不知道哪個女孩子是誰？回去一形容，人們齊聲說：「嘿！那是毛主席的新夫人，聽說剛生了孩子，看不出已當母親了！」

一位蘇俄攝影記者回憶說：「我們約好去訪問毛澤東，騎馬沿著延河前行，卻被一匹白馬急馳趕過了。令我吃驚的騎士是位年輕女士，她勒

緊繃繩，居然和我們並辮緩行，以豪放的姿態表示歡迎。初先她沉默不語，叫人難以捉摸，不知該怎麼稱呼她才好。但，卻覺得她身手矯健，充滿活力，我們都受到她的感染。」

「我回去告訴毛主席，你們在路上。」她緩緩地說了一句，然後突然調轉馬頭，策馬時身子向前一傾，右手執鞭一揮，飛快地向山上的房屋馳去。等我們跟毛澤東見了面，大家才訝然得知，她就是毛主席的新夫人——江青。」

有一天下午，周恩來要去黨校講演，江青建議毛澤東讓她一同去。她說最好騎馬去，好讓沿途的民眾和士兵看到她跟極孚眾望的人同遊，故意要在學弟學妹們面前炫耀她的身分。

江青和周恩來回來時，兩匹坐騎並辮沿著河岸行走；周恩來在前面，江青在後緊跟著。由於周恩來講了兩小時課，有些疲累，而他小十五歲的江青，精力旺盛，嚮往馳馬疾奔的痛快感受。於是她揮舞了鞭子策馬前奔，突然，前蹄踩住了周恩來坐騎的後蹄。周恩來的坐騎受驚，猛然高舉兩隻前蹄豎立起來，把中國未來的總理摔在硬實的黃土上，右臂折斷，流血如注，疼痛萬分；經隨從人員送往國際和平醫院急救。

由於，這次的摔馬折臂，周恩來落了終身的缺陷；每逢氣候轉變的日子，他的右臂便隱隱作痛。

周恩來在醫院療養的日子，江青和毛澤東過意不去，為彌補心中的歉疚，不時去探視。因有鄧穎超在病榻照顧，康復得倒也頗快。

在延安的高幹群中，論人緣要數周恩來夫婦

最好；在他療養期間，來探病的人特別多。

一天下午，一群娘子軍前來慰問，她們帶了鮮花水果，浩浩蕩蕩地來到病房，不湊巧周恩來睡熟了，鄧穎超招待她們到隔間的醫院會議室喝茶。

「大嫂！聽說周大哥是和江青一同騎馬，在郊外落馬摔傷的！是不是真的？」楊子烈（張國燾的妻子）直率地問。

「謝謝你們的關心！」鄧穎超回答說：「恩來確實是跟江青並辮馳馬摔傷的！」

「這就對了！江青這個女戲子是個人盡可夫的爛賭貨，見到男人不管老少，都想勾引上床：」楊子烈揚聲地說。

「子烈妹子，真箇快人快語，人如其名，你的話要是江青聽到了，會不饒你的？」李富春的妻子蔡暢好意勸說。

「我講的都是真話，江青在沒認識毛主席前，趁我不在家，常到我家串門子，把我家『老不修』勾引得魂不守舍；要不是我趕快回來，老牛已吃到嫩草，老娘早被掃地出門了。」楊子烈氣憤地憶述往事「各位嫂子，妳們得當心點，江青這狐狸精，會像勾引毛主席那樣，迷惑妳們的老公，咱們總不能落得像賀子珍妹子的下場吧！」楊子烈把江青形容成野狐妖精一樣可怕，使在座的娘子軍，頓生危機意識。

「是呀！江青常邀我家老公去玩橋牌！」鄧小平的妻子張錫媛，劉伯承的妻子汪榮華及彭德懷的妻子等齊聲說：「我老公還誇江青的牌藝好得不得了呢？」

「江青在谷倉舞會上，經常主動拉我家老伴下場跳舞！」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，林彪的妻子葉群及陳毅的妻子張茜都這麼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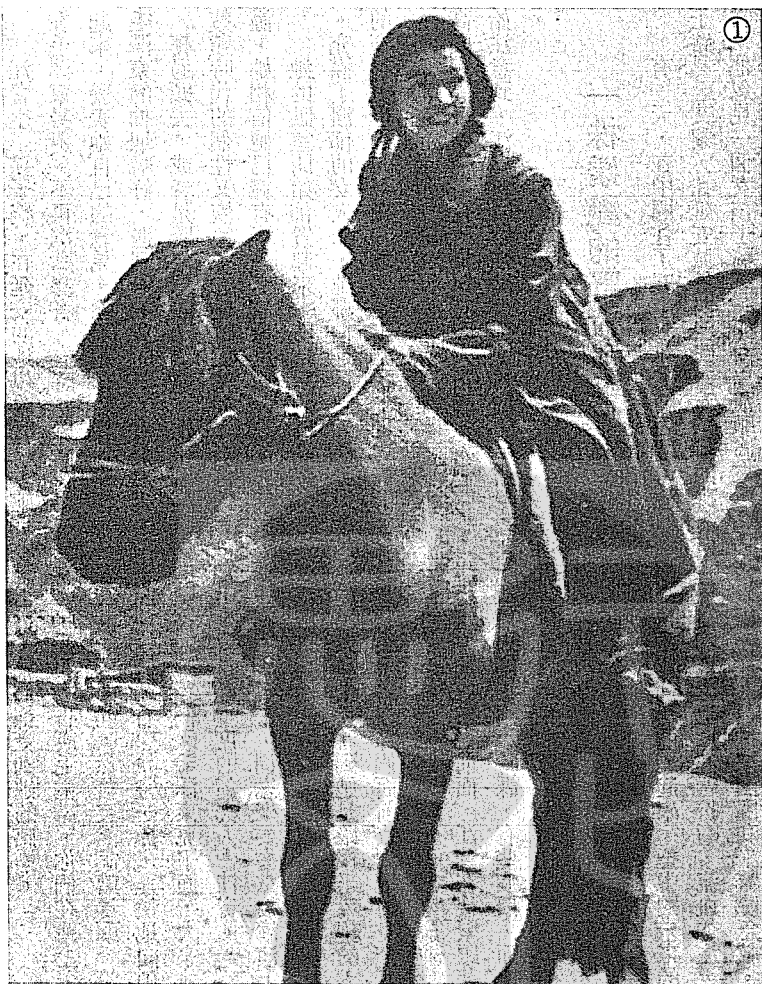
「江青知道我家老公嘴饞，邀去吃她燒的豆瓣魚，喝得醉醺醺回家！」朱德的妻子康克清說。

總之，自周恩來跟江青荒郊騎馬摔斷右臂後

，延安高幹的妻子們，皆視江青為可怕的狐狸精，暗中聯合來敵視他。可是，她們的愛人同志——老公，卻不這麼想，他們偏偏喜歡和江青跳舞、聊天、玩橋牌，愛看她演的戲，愛聽她唱的歌，愛吃她燒的菜及跟她一同喝山西汾酒，而忘記一年前他們所提出的「約法三章」。

江青在延安的複雜、矛盾、詭譎及男女高幹

們兩極化的反應中，成了一位有高度爭議性的人物，彷彿一株嬌艷的野玫瑰，有人愛它，有人怕它。但，她卻能在這樣的環境裡，堅毅而勇敢地排除萬難，逐漸拓展她的野心，朝權力的顛峯攀登；雖然，過程艱險，但憑藉她的姿色、才藝和獨得之秘辛；她究竟是如何向命運之神挑戰的？（未完待續）



①江青在延安騎馬的媚態。  
②毛澤東（右）專找知識程度不高的美女共舞、上床。

